左傳杜解集正

左傳杜解集正卷四

淮安山陽丁晏學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歷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今歷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三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也宋史歷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爲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

又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顧亭林曰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

年皆有閏月亦竝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于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又傳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　沈果堂曰周書周月篇云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則此所謂時乃夏時也始中終即每時而言履端于始謂測算斗建以紀啟閉在四孟月也淮南天文訓稱斗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以歷家實測追溯之周與漢固同建也

舉正于中謂歷象日景中星以紀分至在四仲月也按隋歷志堯時冬至日躔危唐歷志云躔虛宋天文志西周以前冬至日躔女元歷志謂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皆在正北之位冬至在正北則夏至在正南春秋分在正東正西可知故指其所在之位而稱爲正也杜解舉中氣以正月則以正爲月以中爲氣文義不可通矣歸餘于終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也周禮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疏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門是周本於四季月置閏也經傳所書閏月皆不得其月惟昭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適爲閏六月此偶合耳

又傳晉侯朝王于溫　惠半農曰溫實京師故王會諸侯於此諸侯朝王亦於此杜預謂晉侯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其說尤悖不可以不辨

又傳卑讓德之基也　趙子常曰孔氏曰何休膏肓以爲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劉氏曰左氏見當時諸侯廢喪而聘故推以爲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今案結外援衞社稷春秋亂世之事也傳惟見此年夏葬僖公冬公孫敖如齊宣十年夏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遂推以爲例其言凡君皆指當時之事爾非謂周制則然以周禮邦

交合左氏乃康成之失謂傳例爲周公之法自左氏之謬耳古者吉凶不相干故三年之喪不祭而何相聘問之有

二年經秦師敗績　沈小宛曰杜預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按上傳云復使爲政則孟明實正卿矣不書其名者秦僻在西戎初交中國春秋之記由略而詳故孟明晦於前西乞著於後不緣貴賤也若謂非天子之命卿則屈完宜申詎是天子所命若謂備卿禮乃成爲卿秦之卿禮不備自非浮屠氏通宿命者無由知之

又傳書曰及晉處父盟　沈小宛曰傳有明文杜預之言㗖嘲無倫胡安國曰去處父之族非特爲魯諱實責晉也

又傳書士穀堪其事也　沈小宛曰杜預謂士穀非卿以士

穀能堪卿事故書按莊二十六年士蔿爲大司空杜云卿官此言司空猶宋之大司馬大司寇亦單稱司馬司寇魯孟孫爲司空于當時皆爲卿官非一矣晉之法用三軍帥皆以次而升六年夷之蒐將使士穀將中軍使士穀何不爲卿何能越次爲中軍帥傳言堪其事者發士穀見於經之故亦對上文處父盟言其事與處父異也杜橫加罪說誣傳

又傳廢六關　惠定宇曰家語云置六關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棟案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何休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以廢爲置猶以亂爲治徂爲存故爲今曩爲曏苦爲快臭爲香藏爲去郭璞所謂詁訓義有反覆

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去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周禮建國有門關關妥可廢況後傳塞關陽關皆有明文豈旋廢之而旋復之歟杜氏此說昧於義矣小爾雅亦以廢爲置杜集解頗用孔鮒之說獨不及此何也

又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顧亭林曰即以僖公之甍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解謬　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禮則可若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拂經甚矣　沈小宛曰檀弓疏引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愚按傳祇言納幣禮耳不及文公之事傳主爲經發凡文公之得失人自知之故不置可否劉敞横譏左氏以喪娶爲禮卻是冒昧杜預謂諒闇既

終又大謬也顧炎武曰即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

三年經秦人伐晉　沈小宛曰此惡秦也杜預言晉以微者告則此魯史又據晉告書之而不取于秦耶前後牴牾其繆如鬼

四年傳同盟滅　沈小宛曰續志汝南安陽縣有江亭故國嬴姓方輿紀要江城在汝寧府眞陽縣東南江國也按此則江與秦是同姓故秦伯矜之過數同盟猶言宗盟也杜解非也

六年經季孫行父如陳杜解行父季孫友子　馮氏名號歸一圖云行父季友之孫陳曙峰譜云按仲叔兩家皆再傳稱

公孫三傳始稱姓若行父爲季友子不當即稱季孫也杜注似誤國語韋昭注季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韋注必有據今从之　洪北江曰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按穀梁疏引世本又云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范甯注行父季友生生即孫也與杜注同今本杜注作季孫友子大誤

又經季孫行父如晉　惠半農曰傳稱季文子之將聘于晉也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預謂聞晉襄有疾臆說也聘禮遭喪豈獨主國之喪哉其禮有五一主國君之喪二主國夫人世子之喪三聘君之喪四私喪謂使者父母之喪五賓介之喪其禮皆詳於聘禮故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人君出疆

必以禆從人君出聘亦豫備遭喪之禮古皆有之後世以爲豫凶事而去之則周禮不行於春秋久矣行父亦以爲其禮久不行故又曰過求何害豈逆料晉襄之死而先爲之備乎且聘使不弔喪主人長衣練冠受聘不受弔先爲之備又焉用之後之學者詳焉

又經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杜注文公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猶朝于廟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謂朔雖不告而朝廟不廢則告朔之禮猶有存者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氏亦云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意

又傳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　洪北江曰按處父蓋嘗爲

趙衰爲大夫說苑師曠對晉平公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是處父由趙衰方得進用杜注作趙盾蓋傳寫之誤成季趙衰謚成八年傳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杜注即云趙衰故知此注傳寫失也

又傳士會注隨季也　惠定宇曰世本曰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棟案范氏本陶唐氏之後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注云謂劉累也又云在周爲唐杜氏汲郡古文曰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杜伯之子隰叔避難奔於晉生子輿即士蔿也

士蔿生士穀士鞅鞅生會食邑於范是爲范武子故宣子曰
晉主夏盟爲范氏焦弱侯曰士穀士會士皆當作土傳譌耳
讀爲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卽古杜字棟案古土字皆作士見牧
敦史記曰有邦有土今呂刑作士周頌曰保有厥土義作士
呂覽任地曰后稷曰子能吾士靖而甽浴士乎高誘曰士當
作土周牧敦亦以土爲士焦氏以爲傳譌非也土本古杜字
鄭康成周禮注校人職云世本曰相土作乘馬竹書亦作士荀卿子
曰杜作乘馬楊倞案世本相土作乘馬今左傳亦作相土从古文毛傳自
土沮漆齊詩作自杜又云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毛詩左氏
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范氏在夏爲劉氏周以前爲唐氏
昭元年傳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是也周以後爲杜氏春

秋時爲范氏是會之帑留秦者又爲劉氏自虞以來世次秩
然故宣子以爲死而不朽焦氏讀士爲士訓爲杜其言亦卓
余故存而論之
七年傳樂豫爲司馬杜解戴公元孫　正義曰世本戴公生
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子僕伊與樂豫是也又
文十八年傳使樂呂爲司寇杜解戴公之曾孫正義曰世本
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夷甫須須生大司寇今云曾
孫誤也據世本樂呂乃戴公元孫杜好爲肊說不依世本非也
又傳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顧亭林曰水經注引闞駰
曰令狐卽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衞敬侯碑陰文城惟
解梁地卽刳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刳字作郀玉篇郀口狐

切秦地在河南當是河東之誤

八年傳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顧亭林曰傳氏曰自申至於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於衛竊以上文言匡戚歸衛田也此言自申至虎牢歸鄭田也故杜於上年解云爲晉歸衛田張本而此則專言歸衛此杜氏之闕漏耳按自申至於虎牢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申虎牢則鄭可知矣　洪北江曰服虔以爲致之于鄭本疏按杜注既言申鄭地則服說云致之于鄭方得事實寧有以鄭地轉致于衛者乎劉炫以服說規杜得之

九年經葬襄王　沈小宛曰杜預云卿共葬事禮也王制疏鄭駁異義曰天子于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

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于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尙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奔其所守奔喪自遣其傳欽韓按隱二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言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賵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出求金求者固非而藩衞之義惟知有伯

主不知有天子不愈顯侯國之怠慢乎以求金之來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意傳意微而顯而俗儒不之察創爲謬說

十年傳麇子　惠定宇曰麇亦作麕注不釋其地所在案盛宏之荆州楚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麕至于錫穴穎容釋例云麕在當陽

十一年傳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　洪北江曰按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狄來王子成父攻殺之十二諸侯表亦于齊惠公二年書王子成父敗長翟三處史文並同攷齊惠公二年卽魯宣公二年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

之謫杜因有既長且書之說失之不攷也
十二年經郕伯來奔　沈小宛曰杜預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劉原父曰此郕太子也舊以諸侯逆之則謂之郕伯而春秋又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郕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則直郕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
又傳寡君敢辭玉　沈小宛曰杜預云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按聘禮賓覿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注云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傳言襄仲辭玉正合禮文杜乃以固陋之見亂之

又傳范無恤御戎　顧復初曰是時士會尚稱隨季知未受范此人疑非范氏之族陳氏世族譜入之晉范氏非也

又傳兩君之士皆未憖也　洪北江曰說文憖問也謹敬也一曰說也一曰且也春秋傳曰兩君之士皆未憖按今本問誤問且誤甘从玉篇廣韻校改哀十六年旻天不憖杜注憖且也正用說文此注憖缺也未知何據余按此憖當與問同義故說苑載此事云三軍之士皆未息息問義兹通又釋文云憖爾雅願也强也且也韓詩曰憖閒也昭二十八年傳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此憖字亦當作訓且杜注憖發語之聲非惠氏補注訓作願亦失語意又按方言廣雅訓憖為傷與此傳義亦通

十三年經大室屋壞杜注大廟之室正義曰天子之廟上為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　顧復初曰案杜孔之說吳氏澂已駁之而家氏鉉翁獨取其說謂魯用王禮有大廟有文世室武世室周公廟居中魯公武公為兩世室經書大室謂大廟當中最尊之世明是周公廟其謬尤甚武宮乃季孫行父所立本是瀆祀明堂位傅會為武世室況立在成之六年此時尚未有何得援以為據

又傳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沈小宛曰續志河東解縣有瑕城劉昭引前年入瑕傳又于猗氏縣下引此年詹嘉處瑕傳云在縣東北皆非也水經注河水又東畱水注之西北逕曲沃城南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

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爲積古之傳按僖三十年傳許君焦瑕杜預亦云河外五城之二邑史記魏世家襄王五年秦圍我焦曲沃汲郡紀年惠王後六年秦歸我焦曲沃傳以焦瑕擧稱而後此以焦曲沃擧稱則曲沃卽瑕之變名皆在宏農陝縣于晉爲河外而解與猗氏之瑕非秦所侵及詹嘉所處明矣杜預注此横分瑕與桃林爲二處顯然違傳苟令賜采邑于晉傳又何云處瑕乎元和志桃林塞自陝州靈寶縣以至潼關皆是也一統志曲沃城在陝州西南四十二里

又傳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　洪北江曰按趙岐孟子注帑妻子也韋昭國語注妻子曰帑則此執其帑當亦兼妻子而

言杜注止云壽餘子恐讒覩下傳士會云妻子爲戮而秦伯

即答云所不歸爾帑是帑兼妻子之一證

又傳繞朝贈之以策　惠定宇曰服虔曰繞朝以策書贈士

會劉炫曰春秋時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

宣以書蓋用服說杜氏以策爲馬檛　韓非子曰繞朝之言當矣其爲

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是繞朝因贈策之言

而戮也左氏不載似韓非據秦史而言　洪北江曰白氏六

帖引舊注云以有來而不用也

又傳其處者爲劉氏　惠定宇曰宰相世系曰會適秦歸晉

有子留於秦自爲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戰國時

獲於魏遂爲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生仁號豐

公名煓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祖也家君曰處者爲留謂留於秦者遂以爲氏漢人改爲劉以合卯金刀之說

沈小宛曰疏疑此何爲漢時說左氏者插注以證漢劉氏爲堯後按元和姓纂士會之後周末家于魏又徙豐沛至豐公生煓執嘉生漢高祖世系表又按此乃錯簡當在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云在周爲唐杜氏下

十五年經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杜注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

顧復初曰敖慢天王棄君命罪在不赦殊誅之可絕之不爲立後亦可乃更歸其喪晏然若無是事者此魯政刑之失而三家所由强也胡傳踵杜氏之謬謂聖人以敖背教墜氏

濞謂既臣其子不容不受其父之喪夫堯舜不聞以禹之興省鯀之殛況文伯惠叔又未有大功可贖其父之過乎晏案公孫敖爲慶父逆賊之子實魯國之罪人喪無可歸之義杜氏謂錄以示義悖理傷教失之甚矣

又傳惠叔猶毀以爲請　沈小宛曰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猶毀者未行卒哭變除之禮杜預不知而爲無稽之說

十六年傳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趙子常曰傳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不得輕此兩人之罪反專惡宋公王中子曰君父天也豈臣子較得失之地乎今案明年四國伐宋傳記晉人討罪之辭而譏其猶立文公晉語記趙宣子請

師於靈公以伐宋曰宋人弒其君晉爲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必有據矣獨於昭公見弒始終加以無道與所序之事自相反何也當時列國皆政出大夫其士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謂晉趙盾弒君爲良大夫而宋昭公見弒爲無道皆弒君者子孫設辭以分惡殺恥左氏不能辨遂援以釋經且立以爲例後見宣四年襄三十一年　焦里堂曰左氏極稱公子鮑之善而直云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襄夫人王姬使公田於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考昭公初立以欲去羣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而殺公孫固公孫鄭七年昭公不禮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

司馬握節以死八年楚將伐宋田於孟諸宋公爲右盂命夙駕

載燧宋公違命文之無畏抶其僕以徇九年十四年會晉趙盾

等於新城舍楚以從晉矣其冬蕭封人高哀來奔左氏以爲

不義宋公不詳所以不義何在也春秋說謂此宋公指鮑觀宋違楚載

燧之令轉而從晉則其人固負氣不能柔屈者耳襄夫人以

公子鮑美而豔欲通之則夫人平日不安其室可知此公所

以不禮也鮑以昭公欲去群公子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以

昭不禮於襄夫人遂因夫人以謀之禮於國人饑竭粟老饋

詒數於六卿之門收羅國之材人其不臣之心舊矣是時昭

之黨已盡而六卿皆鮑之黨昭孤立故知其將弒而盡以寶

行其不適諸侯明曰既爲人君又爲人臣不如死其性之不

歷可見未見其無道也而鮑乃因襄夫人以弒之若曰以君祖母殺之已可以脫惡名此司馬師逐齊王芳司馬昭弒高貴鄉公髦所以必假皇太后令也皇太后令極指斥芳與髦之不道則昭公之無道當亦襄夫人言之皇太后之令出自師昭則襄夫人之命亦出自公子鮑當時赴告或稱襄夫人以其無道廢之則師昭假皇太后之所本也或稱甸人因其田獵而弒之則昭歸罪於太子舍人成濟所本也孔子作春秋特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不許其假命於襄夫人也不許其諉罪於甸人也直公子鮑弒之而已左氏稱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則其赴告也為不云程滑弒之也而孔子不許也書曰晉弒其君州蒲直欒書弒之而已據春秋之義以

例師昭則師之逐芳昭之弑髦其不得假於皇太后之令亦然可見乃左氏則以書宋人轉歸其獄於君之無道而師昭之徒得而有所託矣杜預之爲師昭飾也非無辭矣松之於齊王之廢也載魏略於其下云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云云則郭后之於芳且不得以襄夫人例而預能爲之解乎司馬昭既殺諸葛誕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植惠與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此即公子鮑禮國人之術也大凡姦雄必結恩於民收心於士此司馬氏所以勝爽淩儉誕而取位於曹欒書所以勝三

卻而得志於州蒲齊商人弒舍亦必騁施於國而多聚士不獨一公子鮑之於杵臼已也

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　洪北江曰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按莊子人間世獸死不擇音郭象注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迫則和聲不至劉逵吳都賦注凡閑暇則有好音逼急不擇音凡獸皆然非惟鹿也皆古音聲　言杜注以音作蔭義轉迂曲而無所承劉炫規之最得正義非也

又傳鋌而走險　洪北江曰說文鋌銅鐵朴也挺拔也按此似當从手廷高誘呂覽注猶動也蓋云動而走險耳杜注非義訓

十八年經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注先君旣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惠定宇曰家君曰杜預旣葬稱君之說至此而辭窮

又傳申池　惠定宇曰杜氏依京相璠說言申池在齊城南非也申池在海濱齊之藪多竹木故云納諸竹中若近在城南不須言歸舍爵也詳見襄十八年

又傳仲殺惡及視　沈小宛曰杜預云視不書賤之按母弟豈爲賤顧炎武云亦諱之耳

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沈小宛曰服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傳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旣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公穀傳與服說同

竝是苛求孔氏佐杜橫指爲闕文亦非也文四年經傳皆稱婦姜而無氏可知婦姜是魯史之常稱猶言王姬不稱王姬氏也杜預於文四年略無所說此獨指爲缺文殆是自尋方便耳

又傳以定公位　沈小宛曰杜云纂立者諸侯旣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按此非傳意也春秋時習見纂弒之禍敵國以上莫不弃已死之舊交而貪建樹之私恩於是覬覦之徒以爲與于會盟已結鄰援國人亦斂怨降心莫可誰何此鄰國之罪也與之會盟者有罪矣纂竊之君豈謂罪惡便可除乎時無討惡之人儼然目之曰公曰侯則經亦不能不書之曰公與侯也非獨經多微辭也左氏身爲魯史記魯之事亦不能

不隱情以避禍如宣公此事豈教人爲惡而開以避罪之方哉其深痛而概責之可見矣曹伯負芻之執晉之討也緩遂令曹人得藉口以乞哀杜預執彼權辭便成義例其蔑經而誣傳也多矣

二年經晉趙盾弒其君夷皐注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弒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注越竟則君臣之義絕不可以討賊　萬充宗曰晉靈即位十四年矣未離幼志傳所云彫牆彈人不過少年兒戲即宰夫之殺亦出一時之暴趙盾爲正卿引君當道使志於仁乃其職也一旦君臣相惡遽謀弒逆何其忍乎大抵靈公爲人躁妄未嫺師保之訓長而漸黠

不堪趙盾之專因欲殺之盾知身在必不相容而大權不容
中失遂萌逆節已僞亡而穿行事陽收其賞而陰避其名豈
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早爲董狐兩語斷定左氏惑於邪說
乃託仲尼之言以賢趙盾嗟乎弑君者爲賢將何者而後爲
不賢乎蓋左氏生春秋後月覩七國將興每於其先世之見
於春秋者必預著其祥曲爲之說如陳氏則謂五世其昌八
世莫京魏氏則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趙盾弑君更爲多
方解免不顧聖經之書法先儒謂其好以成敗論人而是非
謬於聖人良不誣也　毛氏大可春秋傳云晉史爲此策書
時孔子尚未生安所得孔子之言而記之此實左氏當時僞
張趙之名疏盾功德因妄爲此言鉏麑之死靈輒之報提彌

明之忠盾得人矣據此盾眞弑君之賊有意爲之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春秋亂賊半屬守禮以要譽假行惠以結人心策書所載比比而是今晉君左右皆盾人矣推是術也陳完之移國操莽之移天下皆在於是　焦里堂曰萬氏毛氏之論左氏是矣而杜預則云越竟不可以討賊然則不越竟則必當討賊不討賊而越竟則可免不越竟而討賊則亦可免司馬昭使成濟弑其君而殺成濟異乎趙盾使趙穿弑其君而不殺趙穿昭之殺成濟固自以爲可以愚天下後世此預所以爲之說也

又傳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旣合而來奔　洪北

注曰服虔載三說皆以子之馬然爲叔牂之言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言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旣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于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旣和合而我卽來奔耳鄭衆曰叔牂卽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卽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汝驅之耳叔牂旣與華元合語而卽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旣合而我卽來奔本疏

按以叔牂爲羊斟始于鄭衆而杜用之又無別據第云羊斟

與叔牂當是名字相配今攷羊當是氏無繇作字與氏相配又羊斟旣明言今日之事我爲政則不得更以子之馬然面誣華元鄭衆之說非也斟前旣有言則元亦不必反爲飾辭杜說亦非賈以叔牂爲宋守門大夫其義最確服虔稱或一說亦云叔牂宋人與賈注合也又旣合而來奔句正義又欲申杜乃不引爾雅釋詁文合對也而云合是聚合言語亦可謂進退失據又按淮南繆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是斟又訓斟酌之斟其御羊斟不與謂御不與食羊羹也高誘注亦不以羊斟爲人姓名得之

又傳于思于思　洪北江曰賈逵云白頭貌本疏服虔同詩疏惠士奇曰按毛詩瓠葉云有兎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

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正義云服虔以于思爲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賊多髯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爲證按此則于爲須斯爲白于斯爲白須也按今杜注以于思爲多鬚貌恐非當以賈義爲長

又傳觸槐而死　洪北江曰呂覽觸庭槐而死外傳曰觸庭之槐而死韋昭注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按惠氏云麑退而觸靈公之廷槐明歸死于君其說得之杜注以爲趙盾庭樹非也

二年傳余爲伯儵　洪北江曰說文作百鯈云黃帝之後姞姓按儵卽鯈但移偏旁居上耳惠氏譏釋文誤字非也

四年經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權不足也杜注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萬充宗曰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已震至是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際必多不相能歸生已陰懷異志適子公有嘗黿之隙遂假手焉不然豈其身執國柄不能除一亂臣反懼譖而從之乎異日歸生死鄭討幽公之亂斲其棺而逐其族足以知弒逆之由乎歸生而非專起於子公鄭人早有公評矣毛氏春秋傳云傳自楚人獻黿起至子家懼而從之止是策書原文左氏因而潤色之若夏弒靈公至權不足也是左氏愚意而大謬者文十七年諸侯會扈時歸生親作書使執訊之官告趙宣子敘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請陳於楚而朝

晉自此書出而晉使行成且使趙穿晉侯女壻池皆質於鄭則其人之强幹有爲原不在趙盾下者況宣二年大棘之戰歸生實帥師與宋右師華元相持竟獲華元樂呂並狂狡焉此其當國用事萬萬超子公之上爲何如而口權不足是曰校策書而茫然不知其就裏者宜乎吠助趙匡之徒得以起而譏其後也

又傳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注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　焦里堂曰杜預援左氏之說而以歸生之弑君爲本無其心又以不討子公爲不武不能自通於仁道全是爲司馬昭解說也昭上言曰高貴鄉公率將從駕入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

兵刃相接即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
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敢濟行軍
法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
紀罪不容誅輒敕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夫子
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此左氏所
謂仁杜預指明之矣昭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是其例也歸
生權不足不能禦亂討子公故仁而不武以陷弑君之罪設
令歸生之權能禦亂能討子公則仁而且武不陷弑君之罪
矣昭既先戒軍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成濟傷
害高貴鄉公是濟違令也昭即按軍法科律討而族之是仁
而且武矣子家不能討子公遂陷弑君之惡司馬昭能討成

濟則弑君之惡歸成濟而昭不陷之矣預於歸生其用意如

此

又傳凡弑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稱君謂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慚也書弑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釋例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也故戴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

肆虐下絕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
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
罪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弑言衆之所共絕也稱
臣者謂書弑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
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
宋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諸懷亂賊以爲心
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
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懼所以立也　劉子
幾史通春秋曰案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
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逆而賊
臣是黨求諸舊例理有獨違　陸粲春秋左氏鐫序云太史

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丘明受之爲著傳余以爲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晩立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又郝氏敬作春秋非左謂其背理傷道摘其紕繆三百三十餘條曰左實非丘明也知左之非丘明然後可與言春秋　焦里堂曰余讀左氏書深歎陸郝二子之言爲不刊何也其言之悖謬莫過於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之傳以爲弑君稱君君無道之兩言也善乎四明萬氏之作學春秋隨筆也明辨之云春秋弑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

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眞可弒而己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鄭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衞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噫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此乎然則何以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微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雖然春秋從赴而書將令學者討求其實

則書人之宋鮑莒庚輿書國之晉書偃莒僕吳光其罪且浮於稱名氏者矣春秋書弑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檮杌論春秋而卒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

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弒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

焦里堂曰萬氏頗左氏而論之詳矣確矣余因思之左氏果孔子之徒何至謬論若此左氏非左丘明無疑其爲是說者爲當時趙魏田齊等而言如所謂稱君君無道顯然謬乎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之義而杜預援此而演其說以爲非君臣爲路人其妄悖甚矣夫劉歆之於莽猶杜預之於昭也歆稱左氏好惡與聖人同而表之預遂以左氏爲素臣而尊之預之背恕而諂昭與歆之背向而諂莽情事實同其援左氏以爲亂臣賊子地其情事亦同儒者其恥言歆矣而甘

於服預豈莽爲漢誅從莽者遂爲國賊司馬終爲漢禪從司馬者遂爲佐命乎錫山顧氏作春秋大事表斥左氏稱君君無道之說爲大謬不通乃又作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論云吾恐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況人已成爲篡弑而懼之亦復何益此說大非司馬昭即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流也觀其旣弑高貴鄉公而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而必假太后令以甚言其君之無道又誅於其故僕射陳泰歸罪於成濟而斬之夷濟三族旣以無道爲君罪又以討賊爲己解無非援左氏之說以爲之蔽而預乃暢之詳之且即以左氏之義爲春秋之義凡此者皆懼心之所乘思假經以愚天下夫左氏之

興始於王莽由莽國師劉歆莽將軍陳欽而顯欽傳其子元歆傳賈徽徽傳其子逵逵元竝爲名儒其說遂行於東漢自杜預爲集解釋例而亂臣賊子接迹於六朝而懼心漸泯是孔子之春秋爲邪說誣民而作而爲邪說者轉託於春秋故必知左氏之說之邪知杜預宗左氏之說之姦而春秋之義明亂臣賊子乃無所寄託而懼心復萌矣

又傳故命之曰鬭穀於菟　洪北江曰說文云楚人謂虎爲烏䖘今按䖘字係徐鉉新附惠氏補注以爲說文誤也又惠氏引唐石經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疑今本脫一爲字不知此亦朱梁補刻石經非唐石經也又按王逸章句楚人謂乳爲鬭穀今攷鬭乃伯比之姓章句鬭字恐後人妄增

六年傳以盈其貫　沈果堂曰疾害也若酒誥厥心疾很之疾疾其民謂重民賦役也貫劉光伯謂如物在繩索之貫也定字云韓非子亦有滿貫之云劉說是益上數戰則戰役必重而害民之惡遂如物之滿於繩索矣杜云為民所疾又云貫猶習也恐於文意隔閡　沈小宛曰韓非子說林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杜預云貫猶習也按說文貫錢貝之貫从毌貝一切經音義引頡云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此字本訓也故滿張弓亦謂之貫弓今滿貫之稱雅俗通行劉炫規杜云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此謬灼然而疏猶曲為庇護不知其何緣也

八年經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杜預以甲

子晦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益十誤爲七

又傳楚人滅舒蓼杜注舒蓼二國名正義曰二國名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葢滅蓼後更復今更滅之　逌也杜氏以舒蓼爲二國疏矣舒庸舒鳩豈亦兩國乎　顧復初曰案木訥之言甚當杜注兩國正義謂轉寫之誤是矣更引土地名謂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更誤羣舒猶言衆舒豈可謂之一國乎又云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尤謬蓼與舒蓼自是兩國楚自穆王

滅蓼而莊王嗣興至此僅隔二十二年正當暴戾吞併之時豈能復封樹小國待莊王更滅考桓十一年傳鄖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注蓼國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南八十里文五年傳楚滅蓼杜注安豐蓼縣在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東北此年楚人滅舒蓼杜無注高氏地名攷謂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故舒城本爲三國地亦遠遠若以爲卽文五年所滅之蓼杜明注在安豐與吳越地懸隔如何下文云盟吳越而還乎杜誤孔更誤　江愼修曰疏舒蓼二國名者葢轉寫誤當爲一國名釋例土地名有舒蓼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葢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爲一國而規之非也彙纂今

廬州府廬江縣故舒城是也今按杜於文十四年注云舒蓼卽羣舒此言二國非也然二國亦非轉寫之誤劉炫規之不得謂其非此舒蓼與文五年之蓼不同彼蓼在安豐此舒蓼在舒城疏合為一亦誤

九年傳其洩冶之謂乎　趙子常曰陳洙氏曰此非聖人之言孔子稱三仁曰比干諫而死反罪洩冶乎今案傳以稱國殺大夫為有罪故雖無罪見殺者亦必求其罪以實之杜氏見宋曹殺大夫有不名者遂以書名為貶非但不知經旨亦未究史法古今持論最不平者莫如陳靈淫亂洩冶諫殺而先儒反罪洩冶以為不當正言於淫亂以陷于死甚且謂從君於昏嗚呼此第就治一身論未就陳君國論也夫君臣宜

淫戲衷袓服冶知其必至於喪亡也故不避斧鑕苦口直陳從則君可安國可保不意其竟至於殺身也未幾而君弑矣又未幾而國滅矣禍有大於此者乎冶身死而其言驗然則冶無罪也殺之者之罪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繼書陳夏徵舒弑其君繼書楚子入陳以書爲君不道而殺諫臣必至於身殺國亡爲後鑒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與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衞殺其大夫甯喜齊殺其大夫高厚之類初無分別傚傳文何出知其以諫死故諸儒皆以書名爲有罪余謂以書名爲有罪傳者之例也春秋未嘗有是也孔子固曰其文則史未嘗謂我爲春秋而列國之史可盡廢也春秋之義諸侯無專殺大夫故殺大夫必書者罪其專殺也有罪

名無罪亦名書其所殺之人也得失存乎其事其事則詳于
國史聞有不名者則史之闕文孔子不得而增也豈以其無
罪而不名乎惟名乃見其有罪亦惟名乃見其無罪然則以
洩冶書名而罪洩者傳例誤之也　顧復初曰經書陳殺其
大夫洩冶杜注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
所貴而取名正義曰情色之惑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
之於子洩冶進無匡濟遠策退不能危行言孫忘蘧氏可卷
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　案此段杜孔之論有傷
名教謂其直諫取死不爲春秋所貴是以緘默苟容者爲賢
以捐軀犯難者爲不肖也孔氏謂其懷寵不去王氏經世有
言必欲皆爲子哀叔肸則亂世何賴有君子左傳假託孔子

之言而正義復遠引家語謂孔子論此事洩冶不得同於比
干是朝廷自一二宗族大臣舉無一可諫者也豈不爲世教
之罪人哉
十年經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今歷推之
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
又經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杜注靈公惡不加于民故稱臣
以弒　顧復初曰案靈公朋淫殺諫無道已極而杜氏爲寬
之此爲例所拘強求其說而失之者也左傳于宣四年鄭公
子歸生弒其君著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
也其意謂稱國以弒者爲君無道明著弒君者之名氏爲臣
有罪已爲大謬不通杜又從而爲之說假令靈公惡加于民

遂將諱弑者之名氏乎

又經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杜注旣葬成君故稱君命使　胡氏曰雖葬先君何爲嗣子盡未踰年未成君也杜氏謂旣葬成君失之矣　呂氏東萊曰成君在踰年而不繫乎葬也文公已葬而子惡猶以子稱卒　高氏閌曰諸侯未踰年稱子葵丘之會宋公稱宋子惠公之葬卽速又未踰年而遣使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顧復初曰案杜氏謂旣葬成君是卽其旣葬免喪之誤蓋一錯則無所不錯

左傳杜解集正卷五

淮安山陽丁晏學

宣十一年經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洪北江曰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道元云此亭在長平城西北而杜氏言東南謬按杜蓋取京相璠之說至西北東南或傳寫之誤耳又辰陵穀梁作夷陵按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爲縣屬南郡夷辰聲相近京杜以長平縣辰亭當之不若從穀梁作夷陵爲諦也或擬較長平道稍回遠然按夷陵今宜昌府治與當陽荊門緊接二邑所屬之宛城爲春秋時會盟之地何獨夷陵即以爲遠耶

又經楚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杜注二子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賊討國復功足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顧復初曰案此因左氏有禮之說而其謬更甚焉者也二子從君於昏致君見弒其罪與親弒君無異且先儒謂其奔楚必誘楚子以利縣陳之謀二子實啟之使徵申叔時之言陳不國矣如此陷君賣國之徒尚謂其功足補過而反責洩冶以賣直惡正醜直獎亂崇姦杜氏其不免哉　洪北江曰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本疏又賈氏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釋例案左氏之意賈為得之杜說非也　沈小宛曰案賈謂二子之惡絕於陳是也然納恐而謂楚有禮則

於義雖通杜預又舉二子之功足補過夫身爲貴臣朋淫褻

豬戮賢禍主雖寸磔不足儆辜何功之可補害義傷教若說

爲大矣傳之稱楚有禮謂入其國而不貪其土豈自二豎子

之出入哉曰莊王以義自克何爲不殺而納之納之寧得爲

禮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臣何以立國春秋時世臣與

其君相輔而行者也故臣有罪絕其身不絕其世非若後來

之政臣新故相乘不慶乏材藎積貴之繫於人心久矣楚之

納也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權耳若便恕二子之凶慝是飛廉

惡來可追武王之誅也後儒深責楚莊又不揣彼時之情事

矣

又傳令尹蔿艾獵城沂杜解艾獵孫叔敖也襄十五年傳蔿爲

子馮爲大司馬杜解子馮叔敖從子　正義曰案世本蔿艾獵是叔敖之兄馮是艾獵之子則馮是叔敖兄之子也杜集解及釋例皆以爲艾獵叔敖爲一人馮是叔敖之子世本傳寫多誤杜當考得其眞爰案杜於宣十二年傳解不從世本襄十五年傳解又依世本自相矛盾若此史記索隱引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班彪言左丘明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諸侯卿大夫號曰世本十五篇皇甫謐帝王世紀以世本爲左丘明作世本爲古史所記必可據依杜氏好爲肊說多與世本違異孔疏反阿杜氏而斥世本非也　洪北江曰服虔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杜取此案世本蔿艾獵爲叔敖之兄今云艾獵卽叔敖未知何據襄

十五年傳蔿子馮爲大司馬世本云子馮艾獵之子而杜亦云叔敖從子也明艾獵非卽叔敖杜注一依世本一又取服注可云前後失據

十二年傳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杜解彘季代林父　正義曰案傳文皆稱彘子今注云彘季勘諸亦以彘子彘季爲一人則杜君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季以縠非彘季以規杜今知非者杜以子爲男子之稱季是幼小之辭季之與子是得通稱子路或爲季路舉其常稱謂之子論其字謂之季故公子友或稱季友而劉以傳惟稱彘子無彘季而規杜非也又傳曰晉原縠宋華椒衞孔達曹人同盟於淸丘杜集解云原縠先縠

正義曰杜譜以爲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案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傳有名號之異杜譜皆並言之先穀之下不言原穀是杜脫也上文稱彘子服虔以爲食采於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又傳韓厥爲司馬　洪北江曰世本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本疏服虔云韓厥萬元孫韋昭國語注同杜取北　案史記韓世家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據史記所言武子蓋韓萬也後三世有韓厥與此傳正義所引世本次相同則厥爲萬曾孫不得云元孫也時兒子俗孫方輯世本檢出小司馬所引世本一條云萬生賕伯賕伯

生定伯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云惟此所引與世族譜世次同則知史記及孔疏所引世本皆脫一代當以服氏所據之本爲是知必當有賕伯定伯兩世者僖十五年韓簡視師下杜注云簡晉大夫韓萬之孫韋昭國語注亦同韋杜皆當用服氏服注雖無可考然亦必據世本可知蘇子由古史考又以子輿爲簡之曾孫則大誤矣

又傳沈尹將中軍　沈小宛曰杜預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惠云杜意以孫叔敖封於寢丘故謂之寢尹呂覽當染篇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注云孫沈其二大夫則此沈尹也欽韓案叔敖爲令尹無容將中軍而厯尹爲之墨子所染篇楚莊染於孫叔沈尹似沈尹即孫叔也又呂覽贊能云孫叔敖

沈尹楚相與友蔡傳云楚莊問孫叔敖於沈尹莖新序雜事作沈尹竺說苑雜言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據諸文則實有沈尹其人異說雖同故並存之　洪北江曰案吕覽當染篇曰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高誘注二大夫說苑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案此則沈尹孫叔敖爲二人不得如杜說又杜注沈或作寢寢縣也案郡國志汝南郡固始侯國故寢也

又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沈果堂曰杜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此解是矣下云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言一卒外復有二十五人則於偏之兩之

字雖適案成七年傳云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
焉與此制相備形嚐互爲之說曰卒偏之兩謂卒爲偏法之
兩也兩之一卒謂充兩法之一卒也又卒偏之兩者分其一
卒爲偏法之兩者四也偏兩之一則一偏四兩中之一也兩
字皆指法不指數故此處文意當云廣各別有一卒一卒又
四分之以爲偏法之兩如此而已非謂一卒外有二十五人
之兩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與桓五年鄭魚麗之陣先偏後
伍伍承彌縫者數雖異而法同彼云先偏後伍則此先廣後
兩也彼云伍承彌縫則此兩承彌縫也陳用之禮書云先偏
後伍伍從其偏卒偏之兩兩從其偏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
人足以待變亦以爲一法也　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

舍偏兩之一焉　沈果堂曰兩統衆兩而汎言也兩之一卒謂充兩法之一卒也下句偏兩其法本用一卒分充故此句即主兩以稱卒也偏即車十五乘之大偏也別有四兩從之偏兩之一謂四兩中之一也蓋以百人適吳而留其二十五人耳必言偏兩者明兩是偏家之物也此句劉光伯語杜以偏爲車九乘之小偏而云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亦誤

又傳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　洪北江曰服虔云凡兵車之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戈盾在右鄭玄儀禮注蒲菆牡蒲莖也案此則蒲莖之可爲矢者下傳云葉澤之蒲是也杜注菆矢之善者蓋望文生訓

又傳屈蕩爲右襄十五年傳屈蕩爲連尹襄二十年傳楚子

使屈申囼朱方杜解屈申屈蕩之子　案楚有兩屈蕩同姓名春秋分記引世族譜屈申屈蕩之孫與杜注自相違異譜注之不同如此

又傳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杜注惎教也　正義曰脫扃拔旆皆是教人之語知惎爲教也

顧復初曰案惎字當依說文作諅字解定四年傳管蔡啟商惎閒王室哀四年傳少康爲牧正惎澆能戒之杜於兩處俱訓惎字爲毒字此傳亦宜依此解釋若訓作教字恐兩軍相敵無教敵人出險之理宜訓毒字爲近情至正義謂脫扃拔旆皆是教人之語尤不可通二句是敘晉人事脫扃尚不能出險更拔旆投衡乃得出非楚人口中語也

又傳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焦里堂曰神農本草芎藭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痺筋攣緩急金瘡婦人血閉無子麥麴不見神農本經惟名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麴溫消穀止利證類本草新補麴一條詳列其療藏府中風氣調中下氣開胃消宿食主霍亂心膈氣痰逆除煩破癥結及補虛去冷氣除腸胃中塞不下食令人有顏色鞠窮麥麴二物皆不禦溼證類本草引春秋注云山芎藭能去卑溼風氣此不知何人之注卑即指痛痺以痺由於溼故連云痺溼杜當本此而刪去痺字若麥麴則並不治痺於禦溼尤無謂矣梁簡文勸醫論云胡麻鹿藿纔

救頭痛之痾麥麴芎藭反止河魚之疾胡麻鹿霍俱見神農本經胡麻雖補腦髓不云治頭痛鹿藿則絕不主頭面之治推篩文之意謂藥有不必依主治之性故下云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都揚已名於綠帙豈可得乎欲醫者網羅愈廣譬爲詩者古今雅俗皆須寫門胡麻鹿藿未詳所本麥麴芎藭正指左氏所言出醫經藥性之外故云反止反之云者本不止此疾也然篩文所據卽由杜注而千百年來實無以麥麴芎藭治溼者則叔展之隱語果如杜所測乎蓋叔展取於聲音假借非取義於藥性還無社號叔展欲其免已叔展曰有麥麴乎麥者霾也鞠者曲也欲其隱霾而局曲也無社曰無無者言無處藏也非不解也叔展曰有山鞠窮

適園叢書

乎鞠窮言曲躬仍麥籮麴曲之義謂其宜藏匿曲鑿於山中也無社仍曰無者言山中無處可藏也亦非不解也叔展乃曰河魚腹疾奈何謂山中無處藏可曲鑿於水也無社於是目智井而拯之麥麴鞠窮喻其屈身藏匿山河喻匿處而度其辭於藥疾之中本非言藥言疾而杜氏望文生意謂無禦寒之藥將病謂無社不解乃無社固解之而預則全未解也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並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但見遠志無有當歸假借藥名以喻其意正與麥麴山鞠窮同鄭風溱洧之詩贈之以芍藥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正義云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為信約勺藥與約同聲故假借為結約之意亦非取其藥性

也

十三年經晉殺其大夫先穀　晏案季本曰自戰邲至此已一年有半何爲始討其罪也意者先穀好剛任直多爲同列所排適當楚又伐宋則歸咎前敗以中先穀耳故不去其大夫以爲非正刑也杜氏謂書名罪先穀此以成敗論人也杜氏失之

十四年傳於是有庭實旅百　沈小宛曰案禮器所云三牲魚腊籩豆之薦皆謂諸侯助祭於天子所貢耳庭實車馬與皮也旅百者所謂旅幣無方各以其國之所有也此實所以享主人者非主人之饗賓杜預謂主人亦設籩豆百品於庭以答賓預之此言非獨禮記未見並此傳上文聘而獻物亦

不曉其義矣

十五年經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杜注杞邑　江愼修曰彙纂案公羊作牟婁蓋卽隱四年莒人伐杞所取之邑此時已爲莒邑矣杜注疑有誤

又傳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　洪北江曰劉昭郡國志注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地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案杜注曲梁今廣平府曲梁縣也今考赤狄潞子國卽在潞縣晉欲伐赤狄必不反東走五六百里至廣平之曲梁況又隔太行一山杜注可云全不計道里矣

十七年經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

分已過食限蓋誤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是

十八年傳以失大援者　沈小宛曰杜預云不能堅事齊晉故云桼失大援之語行父之詭詞欺眾耳宣公數如齊且奔喪其事齊甚勤齊以公故反其賂所以援之者甚力傳文分明何可厚誣

成元年經作丘甲　沈小宛曰顧炎武曰杜云丘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周制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案顧說是矣而不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三人今令出甲士四

人則五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五人其厮輿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五出二十五人當一五而一甲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五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也李衛公問對此雖僞書以其論古制引之楚二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五出甲又不止一人矣

二年傳三人三出　沈小宛曰杜預云三人晉軍求之劉炫曰齊侯三人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

師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於狄卒案劉說是也齊侯破膽之後豈敢復入晉軍晉軍方憤於丑父之紿旣入其軍豈肯輕縱如狄衞之容情乎劉氏所解皆明通遠過杜預孔氏笨伯必欲扶立一家不容稍參異同故唐立五經正義而漢魏以下經生之業盡亡殊可惜也

又傳齊師敗矣辟女子　洪北江曰案辟讀作闢孟子行辟人趙岐注辟除人使卑辟尊也惠棟云下云乃奔則辟讀當爲趩與五年伯宗辟重同杜注訓爲避非

又傳齊侯使賓媚人杜解媚人國佐也　正義曰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歸父生佐佐生二子曰勝曰弱弱生

夏戛生書書生璀瓘生高父世族譜闕高父一人

又傳賂以紀甗玉磬與地　洪北江曰說文甗甑也一曰穿也鄭衆注考工記云甗無底甑案杜注甗玉甑非是正義申杜更非且竹書紀年明言紀公之甗則非玉可知

又傳敢不唯命是聽　沈小宛曰杜預云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案方舉戰事不得遠言平昔完全

又傳先路三命之服　沈小宛曰尚書顧命郊特牲俱有先路次路之文鄭注先路象路次路是象路之貳孔禮記疏先路亦殷路也對次故稱先也然此先路亦卿之正車謂夏篆夏縵之等杜預云嘗受王先路之賜改而易新是不曉先路之義而妄爲說案諸侯之卿車服不必皆受於王非大有功

若士會子蟜者王亦不輕賜故傳特著於彼文以爲異歟今此三卿何能同時受王賜且計校於新會乎彼直以先爲前故之解其不通如此

又傳申叔跪杜解叔跪申叔時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楚之申氏有三申公巫臣之後屈氏別族也申舟之後及申宇卽申氏也申叔時而下申叔氏也時生跪跪生豫世族譜乃以申叔時申叔跪合於申氏之後誤矣

又傳侵敗王略　洪北江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昭七年傳云天子經略定四年吾子欲復文武之略並同案杜注云法度失之

三年傳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惠定宇曰僖二十三傳

狄人伐廧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種隗姓杜注亦同赤狄種
類已盡惟廧咎猶在故復討其餘劉炫以爲廧咎之國即是
赤狄之餘杜以爲餘民散入其國豈其然乎　成十三年注
云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是杜自相矛盾
五年傳旣而告其人　沈小宛曰案其人嬰齊所使之人也
自以私意告之亦如衞出公問於子貢而子貢乃私於使者
古人使問之禮節如此杜預謂自告貞伯從人謬
六年傳民愁則墊隘　洪北江曰說文墊下也方言司馬彪注莊子並同
春秋傳曰墊隘隘陋也又說文霸寒也或曰早霜讀若春秋
傳墊阨阨隘古字通案杜注墊隘羸困也於訓詁爲不涵正
義更屬曲說鄭元尙書注墊陷也與下義並同

八年經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杜注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顧復初曰案杜此解尤牽强同括爲莊姬所譖而死無以爲之辭乃根究邲戰一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拘牽之弊至於如此

九年經如宋致女　沈小宛曰曾子問疏引服虔云致女謂成昏非也士昏禮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是當夕成昏矣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殁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然鄭致孝之語范甯本之訓穀梁似亦未允女臨嫁時施衿結褵父母申戒之矣豈待成婦三月更施

父教於父黨哉以禮推之昏姻之好壻家有反馬之禮女家亦當有聘問之使謂之致女玉篇餽餽女也集韻女嫁後三日餉食爲餽女此俗間所行則邦國之禮可知

又經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沈小宛曰杜預既以丙子爲六月朔豈有赴從七月而追書死日於其下史書記事必不若此不近情理齊與魯境接亦不至歷一月有餘而赴蓋長歷誤推耳

又經城中城杜注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顧復初曰江南通志曰晉書志東海郡無廩丘縣考後漢書志當作厚丘今爲海州沭陽縣廩丘是齊邑左傳襄二十四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杜注云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此誤也當是厚字

譌作廩字而舊唐書志云沭陽漢廩丘縣是又因杜注而譌
矣案沭陽兩漢書及晉書志俱云東海郡厚丘縣南齊志曰
北東海郡厚丘縣至後魏始置沭陽郡後周改爲沭陽縣以
其地在沭水之陽也唐屬海州至今不改輿地志云厚丘廢
縣在沭陽縣北六十里又後漢志厚丘縣注云左傳城中城
杜預曰縣西南有中鄉城是魯中城之爲厚丘厚丘之爲沭
陽源委歷歷然而杜注厚丘之譌爲廩丘無疑矣東郡廩丘縣
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七十里係齊邑與魯無預一云
中城魯內城先儒及近日方望谿俱從此說又案先儒云魯
城中城因楚伐莒莒潰以無備故懼而城之莒紀鄣邑在
海州贛榆縣而魯中城邑在海州沭陽縣二邑本鄰近楚伐

莒事又在本年情事想當有之

十一年經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洪北江曰服虔以爲郤犨郤克從祖昆弟案杜注則云從父兄今考世本郤豹生冀芮及義芮生缺義生步揚缺生克揚生州州卽犨據此則犨與克共曾祖故服云從祖昆弟杜改云從父誤矣

十三年傳子印子羽杜解子印子羽皆穆公子　襄二十六年傳鄭七穆杜解穆公十一子然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惟言七穆　案杜云二子孔釋文云子孔公子嘉也士子孔也正義曰成十三年傳子羽杜云穆公子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爲羽氏卽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譜以公孫揮爲雜人又襄三十年傳因馬師

頡介於襄庫杜解馬師頡子羽孫程公説春秋分記云羽氏
別祖公孫翬生公孫申申生頡世族譜羽氏闕公孫申
十五年經仲嬰齊卒　沈小宛曰杜預云使嬰齊紹其後曰
仲氏劉炫云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案仲遂
生時已稱仲則是遂存日已得此氏也若待嬰齊爲後而曰
仲氏則何能以子之氏逆加其父乎
又傳鱗朱爲少司寇杜解朱矔孫　程公説春秋分記云鱗
氏祖公子鱗鱗生矔矔生文文生奏奏生朱世族譜誤以矔
爲桓公子以朱爲桓公孫皆非也杜謂朱爲矔孫又與世族
譜自相矛盾蓋杜譜闕鱗文奏三世故前後錯亂耳
又傳向帶爲太宰　程公説春秋分記云向勝向行戌之子

也向爲人及向帶向氏族也世族譜置之雜人非也

又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洪北江曰家語載金人銘有此二語說苑作盜怨主人民害其貴

十六年經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　洪北江曰服虔云鄢陵鄭之東南地也史記集解地理志潁川郡傿陵五行志晉有傿陵之戰鄢作傿杜本此　案晉楚戰之鄢陵與克段之鄢本屬兩地杜注失於彼而得於此若劉昭注司馬彪志合兩地爲一非也

又經公會尹子　沈小宛曰杜預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案畿內固有封爵如蘇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爲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

等為侯伯不當為子男也蓋京師之王官尊之則曰公通稱則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亦曰公不獨尹氏為然

又傳鄭子罕伐宋　沈小宛曰杜預云因滕有喪而伐宋按大國有喪或可乘閒以侵小國滕小宋大有喪何妨宋事而因滕喪伐宋乎杜以傳文不虛出而强傅其事殊不思道理也

又傳宋將鉏樂懼敗鄭師于汋陂杜解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　正義曰樂懼戴公六世孫世本有文也將鉏為樂氏之族樂鉏將鉏為一人傳無樂鉏之文不知其何故也

又傳至於鳴雁注鳴雁在陳留雍丘縣西北釋例陳留在雍丘縣西南有鳴雁亭　焦里堂曰續漢郡國志兗州陳留郡

陳留有鳴雁亭注云左傳成十六年衛伐鄭鳴雁杜預曰在縣西北又雍丘本杞國杞遷於緣陵雍丘遂爲宋地哀九年傳圍宋雍丘是也宋地既至雍丘則鳴雁爲鄭地自在雍丘之西雍丘今之杞縣在陳留東南續漢志謂陳留有鳴雁亭蓋其地在雍丘之西北而實屬於陳留以續志與杜注相參正可考得其所在此注謂在雍丘西北是也釋例謂在雍丘西南此南字乃北字之誤若劉昭引杜注以鳴雁在陳留縣西北則誤杜明云雍丘西北不云陳留西北以陳留國誤爲陳留縣耳在陳留縣西北則去雍丘較遠杜不當言在雍丘矣

又傳楚子登巢車　洪北江曰說文轈兵車高如巢以望敵

也春秋傳曰楚子登轈車廣雅巢高也按今本作巢杜注巢車車上爲櫓今考說文櫓澤中守草樓也杜合轈櫓爲一恐非

又傳韎韋之跗注　沈小宛曰鄭雜問志曰跗幅也注屬也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之以爲衣而素裳杜注乃賈服說周官司服疏引之案彼所指乃漢魏以下戎服所謂袴褶也隋書禮儀志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絳褶腰皮帶以代鞶革方言大袴謂之倒頓郭云今雹袴也隋唐武官皆著大口袴褶吳志呂範傳注江表傳曰孫策從容獨與範棊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啟事曰稱領都督唐會要九品

已上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袴褶開元十九年敕應諸服袴褶者五品以上通用紬綾及羅六品以下小綾按其制蓋文武官通服袴褶也六典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衛官尋常公事則服之注冠褶依本品色並大口袴袴褶之服朔望朝會則服之 蓋本趙武靈王胡服所始即袴褶之服又與大口袴不同

周時無此制也當依鄭志

又傳次於督揚 沈小宛曰郎褻十九年諸侯盟於督揚之地杜預云鄭東境臆說也

又傳奉君命無私 沈小宛曰杜預云不受郤犨請邑按無私通言聲伯之爲人耳郤犨之私於聲伯者何至郎時宣布

十七年經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

十四口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

又經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惠半農曰穀梁子曰自禍於是起矣三郤不死厲公不弒欒書所畏而忌者惟郤至耳殺三郤者非胥童乃欒書也鄢之戰欒書請俟齊魯之師郤至獨以爲不可楚有五間急擊勿失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畏而忌之旣戰獲楚公子發鉤欒書陰誘發鉤使譖郤至由是發鉤加其言以告厲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郤至欲爲難使郤犨緩齊魯之師而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而立之乃使郤至聘於周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郤至郤至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使覘之以爲信遂使胥童殺三郤郤錡欲以其黨攻公郤至不可至死不敢爲難

奉君命也可不謂忠乎欒書既殺三郤遂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欲爲難而納孫周者書之志也顧以此誣郤至郤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晉欒書帥師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乃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頌其德比之召公而書之惡應不可掩故餘殃終及其孫事詳內外兩傳而我特斥其惡者所以誅姦諛於既死也又云欒書之姦如後世司馬懿父子故愚表而出之欒書怨郤至且忌其才故先殺三郤則道君爲亂者非書而誰故春秋兩書殺其大夫然後書弑其君則殺大夫及弑君者實欒書一人而已宋人殺其大夫宋人弑其君杵臼春秋三書

人晉殺其大夫晉弒其君州蒲春秋三書晉明殺大夫者卽弒君之賊也後之學者詳焉　　焦里堂曰惠氏表郤至之忠揭欒書之姦可謂精矣書比司馬懿父子三郤則曹爽何晏之比也曹爽殺而司馬氏起矣三郤胥童殺而欒書不可制矣童以私怨殺三郤而因以劫書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之惡童與矯固知之故書必假童矯以殺郤復因執厲公以殺童晉殺三郤殺胥童所以甚書之惡非以貶三郤胥童也錡奪夷羊五田犨與長魚矯爭田執梏其父母妻子誠爲侈矣若至不從欒書以敗楚師未見其爲不善也書誅殺三郤而謂春秋書之爲罪郤氏失民是懿謀殺曹爽何晏等而不罪懿之姦乃罪爽之驕盈晏之浮虛也左氏既失

春秋之義而預乃曰宜為國戮何宜之有哉

又傳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注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假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惠半農曰弑君曷為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弑厲公猶趙盾弑靈公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史失其官矣人皆知郤至之伐莫知欒書之姦左氏雖虛張郤至之伐仍不能揜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揜其惡

十八年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杜解華免齊大夫　正義曰杜世族譜於齊國雜人之中有華免而

無士字此注以華免爲大夫則士者爲士官也

又傳以塞夷庾　洪北江曰繫欽辨惑云吳人以江海爲夷庾陸機辨亡論云旅皇輿於夷庾惠棟曰夷庾蓋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今按夷平也庾道也古字庾與逵通群綜西京賦注逵道也廣雅亦同詩序由庚萬物皆由其道也是皆訓庾爲道矣此傳云以塞夷庾通謂車馬往來之平道杜注乃云吳晉往來之要道則似實有其地似非也

襄三年傳楚子重取鳩茲至於衡山杜注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顧復初曰案杜注衡山甚謬鳩茲城在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東三十里烏程爲今浙江湖州附郭時吳都尚在無錫從無錫至湖州尚三四百

里楚兵不應反過吳都也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橫與衡古通用俱在太平府此說得之　沈小宛曰杜預云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按一統圖烏程在吳郡西南子重不能越吳而至彼劉昭注引或說在丹陽縣之橫山當是祝穆方輿勝覽太平州當塗縣東北六十里建康志橫山在江寧縣東南百二十里接太平州界周八十里高二百丈其山四面望之皆衡故又名衡望山一統志山在溧水縣西三十里周百里跨上元縣及太平府當塗縣界按方輿紀要廣德州又有橫山在州西五里或當日楚兵取道由蕪湖南至廣德而抵湖州元兵滅宋道亦由此

又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洪北江曰賈逵云組

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本疏呂覽有始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卽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爲固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按賈氏之說蓋本於此杜注以意爲之非是

沈小宛曰杜預云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按組條也漆如何成條文袍是有著之稱非戰所用賈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

敹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侯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按初學記二十二引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組縢注曰縷纏甲不以組少儀甲不組縢注云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疏云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紟帶解經縢字縢是縛約之名釋文云紟結也如鄭義亦以組連甲因以爲飾惠棟云諸說賈氏爲長呂覽應同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注以帛綴甲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賈氏之注本此被練若非甲則被練三千免者三百既非甲士是何物也且練袍爲戰服妄矣且賈云

盈𡴊杜既不明孔亦不疏好爲臆說撥弃先儒不好學如是乎

又傳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正義曰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顆魏絳俱是魏犨之子顆長生頡則絳是頡之叔父顆别爲令狐氏絳爲魏氏蓋顆長而庶絳幼而適故也魏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犨孫計其年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未知何故

四年傳金奏肆夏之三　沈小宛曰按周禮注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鄭所不取杜預復分繁遏爲二徒形其陋

又傳三夏至敢不重拜　沈小宛曰詩譜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疏云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其於諸侯升歌大雅合樂小雅歌在堂上合樂在堂下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此上取也諸侯以小雅燕羣臣及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燕羣臣及賓歌小雅而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郊特牲大射燕禮皆云大夫賓

奏肆夏及杜子春周禮注賓來奏納夏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按此蓋用其節而不取其聲詩與升歌合樂別也按杜預解鹿鳴以下更說新義不知燕饗之禮爲常用之樂是燕禮等篇生平未之見也

又傳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　洪北江曰說文檟楸也春秋傳曰樹六檟於蒲圃按襄二年杜注檟梓之屬今考郭璞爾雅注楸細葉者爲檟又云大而皵楸小而皵檟則檟訓楸較是

又傳敗於狐駘　惠定宇曰禮記作臺駘淮南子墬形曰沂出臺駘術篆文臺壺字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杜氏以爲卽番縣之目台山案目台卽淮南子目駘山淄水所出

杜說非也

又傳逆喪者皆髽　沈小宛曰言不爲始死之服即用小斂時之髽著禮變也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士喪禮主人髻髮袒婦人髽於室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髽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喪服女子在室爲父髽衰注髽露紒也亦用麻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按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髽當免此對士喪禮衆主人之免者也孔於彼疏云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髽則有三別以麻髽對男括髮時以布髽對男子爲母免時以露紒髽當喪服之

女子在室髽衰三年又云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旣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論女子未成服之麻布髽也旣言髽衰三年益知恆髽是露紒也孔氏於小記旣明三種之髽後主鄭氏露紒之義爲三年恆服是不違正經於義得矣杜預本不喜爲父母執喪三年故於此注云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髽而已鄙雖衰替不應至此盡廢凶服若然傳當云鄙於是始不成服古禮本有髽傳僅云始髽乎無忌憚之小人戕世之尤者已孔穎達亦不喜禮文故於此怏然攻鄭露紒之說而不復尋鄭喪服注用麻之義所謂狗爲人吠也

六年傳子罕善之如初　沈小宛曰服云子罕不阿國法亦逐樂轡以王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

復善樂謽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擧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按子罕宋之正卿雖逐子蕩何慮禍從乃昧惡惡之義抑心强梁是國之大命冈人得挾持之而執政爲虛器矣服義甚正杜說謬

又傳鄫恃賂也　趙子常曰魯以往年夏屬鄫秋使聽命於會矣得遽有貢賦於魯蓋魯人受其財賄杜說非

九年經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十二月同盟于戲晉侯以公宴問公年曰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季武子對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及衛冠於成公之廟

顧復初曰案冠是嘉禮之大者而穆姜爲襄公適祖母當服

承重三年今以五月既葬免喪便可舉行冠禮比宴樂更甚
此當日諸侯失禮之大者而孔氏於昭十五年傳以爲傳皆
無譏此逢迎杜注之失而尤害理也
又傳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杜解樂喜子罕也　新唐書世系
表樂呂生喜喜生子城子罕與杜不同
又傳遇艮之八　顧亭林曰陸氏曰劉禹錫稱董生之說曰
揲蓍者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國語
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
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
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
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

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
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悅於姜耳
而杜元凱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傅氏曰艮五
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
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以通於僑如之穢
姜亦自知之而以彖辭爲說也　惠定宇曰服虔曰爻在初
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
者爲占棟案易乾鑿度曰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
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
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之一也鄭康成注云
彖爻之不變動者九六爻之變動者繫辭曰爻效天下之動

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彖者斷也如鄭此言連山歸藏占彖故下文雖引周易仍用二易以彖爲占顧氏補正其說支離不可從也晉語曰公子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韋以不變爲占故曰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又董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是雖用周易而仍占彖夏殷之法也　沈小宛曰劉禹錫集易九六論夫艮之隨惟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爲東宮實幽也遇此爲不利故從變而占苟以說於姜也何則卦以

少爲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卽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卽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惟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於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占非臻極之理也

又傳棄位而姣　沈小宛曰棄位猶爻之失位不正故不可爲貞服虔姣爲放效之效乾鑿度曰佼易立節佼姣字通耳易繫詞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惠氏述云崇效天五卑法地二穆姜自言棄坤之正位而效乾之姣易也杜云姣淫之別名此野文也

又傳閏月　沈小宛曰杜預云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當

爲門五日衞冀隆難杜云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蘇寬云杜爲長厯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按杜預長厯彼自編排日月爲解詁之用本非魯厯十年之閏亦其意造何知魯閏不於九年而必在十年置閏乎杜自以十年置閏而於此年閏月不可通則改爲門五日其愚愎之情如此衞氏之難深中其病而蘇寬以杜解杜何其愚也

左傳杜解集正卷五